



书趣文丛

第6辑(下)

说东道西

查建英

往往是正襟危坐写毕一篇英文的长文，

便跑到母语里来散散心。

伸伸胳膊、蹬蹬腿，

有些游戏文字就这么“抢”出来了。

辽宁教育出版社

I217.2
191

说东道西

查建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东道西/查建英著.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0
(书趣文丛·第6辑·下)

ISBN 7-5382-6060-9

I. 说… II. 查…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133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173 千字 印张:8 $\frac{1}{2}$ 插页:2

印数:1—3 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之江 王丽君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张 红

版式设计:华 德

定价:16.00 元

《书趣文丛》这一辑，是想编入一些海外学人的佳作。这方面，原应是名作如林，大可挑选，只是我们见闻有限，经营有年，第一批只编成五种。当然也有别的原因，例如不少作品，或找不到原作者和原出版者，或原出版人不愿转让版权，或因海内外言说处境不同而不得不割爱，如此等等。近年来，海内外虽然交通极便，贸易大盛，两者堪称史无前例，而文化交往却往往拘泥旧范，不易顺畅进行。此中原因不少，也不去多说了。

选书时，颇注意作品的意趣境界和可读性。这中间，自然还有一个老习惯在指使我们：重表达形式甚于内容观点。也就是说，喜欢文章写得意境高，文笔好，可读性强，而不大多去考虑观点如何。年来海外新秀颇多力作，倡言新说新潮，我们极为钦佩，只是写法奇特，内地暂时难有较多读者，不得不勉为割爱。或问：“重形式甚于内容”后，将置内容观点于何地？当然，“内容观点”必有一“底线”在焉。这是违背不得的，不然，我辈就失去了讨生活的本钱。但是，在这“底线”之上，宁愿多考虑表达形式。原因无他，外行（háng）与行（xíng）商而已。因是学术上的外行，所以对观点十分宽容，决不强人就己，事实上，也没有不宽容的本钱；因属行商，时时处处要考虑读者的接收，无非让书的销路好一点。方今学者编丛书的日多，他们大多是积学之士，对文章观点之取舍自有确切标准，相比之下，我辈自然只能走上藏拙一途，在形式上多做文章。这“形式”，就这套丛书言，九九归原，还是第一辑出书时交代过的，一个“趣”字。虽然为这一

“趣”字，学者们又另有说头，我们且只将功夫放在自己所理解的“寻趣”之上，不细推敲了。

希望很快有另外的五本问世。如是，六十本的《书趣文丛》算是功德圆满。“趣”不“趣”的讨论大概由是可以告一段落。各方面的种种批评指正，谨承教，在此一并谢过。

脉 望

一九九九年

● 说东道西·目 录 ●

自序	查建英 1
正襟危坐说《废都》	5
老调子还没有唱完	12
童话诗人与吃死人肉	24
劳瑞·西格尔, 大红灯笼, 异国情调及其他	29
失落的到底是什么?	38
大继家秘史	43
切·格瓦拉: 归来的陌生人	50
《花样年华》与王家卫的成熟	57
蜀道难	62
芝加哥的北京梦	70
让我们来反省一下	74
秋日饮茶杂想	81

● 说东道西

且听大众唱新歌	86
八角帽和比基尼	91
安得高楼千万幢	95
有色眼镜里的西洋景	100
电视剧的操纵手段	104
没治没治的中国心	106
流浪北京到香港，和你去看午夜场	110
纽约的耳朵在北京	115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120
理想主义多少钱一斤？	125
上海：五十年河东河西	130
美国网球公开赛与 Sin 的诞生	134
住郊区还是住城市？	137
圣诞树	141
喂养小孩的文化差异	145
列那的故事	149

莫斯科笔记	153
戈尔巴乔夫的 Pizza 广告	176
自得其乐、自我中心的美国人	179
纽约——外来者的家园	183
在纽约看《木兰》	187
美国人的印度热	191
吴宇森在好莱坞	194
You've Got Mail: 电脑红娘梦	198
再见,《Seinfeld》	202
电视台里的哈佛族	206
电视明星与书	209
超级书店	213
公共知识分子之命运: 听萨依德演讲及其他	216
Elvis 的时代	221
Ellen 出来了!	224
巨轮沉没, 巨片远航	228
没有新闻的日子	231

● 说东道西

工会·罢工·全球经济	234
死刑犯的权利	237
隐私权	240
花钱和给钱的圣诞节	244
再说美国式捐款	248
不怕出洋相的美国人	251
Rodeo 与德州牛仔	255
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	260
速战速决的午餐	263
葡萄酒与雅皮士	267
减肥与健身	271
Versace 与美国服装	275

● 自 序 ●

查建英

这本集子收入的几十篇杂文，约有一半曾以笔名“扎西多”发表过。第一部分是我近年为内地杂志如《读书》、《万象》写的文章。第二部分是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开始在香港杂志上陆续发表的专栏文章、通讯。这两部分多为有关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现象、人物、作品的述评，属于“说东”。第三部分多为一九九六年以来写的美国生活随笔，属于“道西”。只有一篇莫斯科游记是例外：俄罗斯不仅地处东西之间，其时的社会亦徘徊于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之际。

今天收拢自己这些历年写下的文字，又恰逢合家客居香港——计划两年，刚好住满一半。香港弹丸之地，港人却向以“国际都市”、“开放杂交”、“中西合璧”为傲。近有本地友人赠书，书名便是《半唐番城市笔记》。于东西交汇的边缘地界、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夹缝中，他们辟出自己一片生活和文化的独特天地。别的且不论（论起来自然也可以论出问题一堆），这态度我喜欢。为什么喜欢，原因在《芝加哥的北京梦》那篇小文里约略讲过一点，但大抵总是自己的个性与经历使然。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二十一岁去了美国，只出于一个“到外边的世

界去看看”的念头。那时大陆出国的人少，且多为公派，我心里这念头却简单而强烈，并且一定要“自己去看”。过了少年时代，我便对种种的主义望而生疑。时至今日，这主义的大帽依旧满天飞的世界，若非要拣一顶主义的帽子来戴在头上才许出门，那我想我就拣“个人主义”这一顶好了。从实践上看，大概我也只配戴这一顶。于是乎，美国一住十几年。其间来来往往，还到南京、回北京住过两年。主义没有，独存个人。昔日感受的简单纯粹却一去不返。

八十年代我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故事多与游荡于东西之间的人物有关，结了《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两个集子。现在回头看，基本上属于一个文学青年写作的“青年文学”。不说一无可取，不忍卒读的感觉肯定会有。幸好我并无重温旧作的习惯。一九八九年之后，除了一个英文短篇，这十年我没有发表过小说。

倒是不知不觉之中，写起了杂文。一九九五年我出了一本英文书 *China Pop*，借鉴美国 *New Journalism* 的笔法写中国，但究竟做不到中规中矩，有些章节就写成了杂文。不过那倒是我私心觉得还算满意的一本书。这本《说东道西》里某些篇什，便是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为写 *China Pop* 来来往往搜集材料的“副产品”。

那几年里，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往往是正襟危坐写毕一篇英文的长文，便跑到母语里来散散心。伸伸胳膊蹬蹬腿，有些游戏文字就这么“抢”

出来了。文风也不免多少受了这不同姿态的影响。乃至有位两边文章都读的朋友诧异：“你怎么在英文里和中文里像两个人！”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语境和写作对象的不同。汉语是一个场，进了场会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氛围。再说，一个人和她的老乡讲家乡话家乡事，语气总会与和别人讲话有些不同吧。有些毒辣、愤怒、尖刻的东西，好像就是用汉语讲中国的人与事，才会动不动就冒出来，一下笔就泄露无余。等到你从那个头昏脑胀的沼气池里爬出来，渐渐温敦起来，早已白纸铅字，黄瓜菜都凉了。

我这么讲，倒并非为自己开脱。我是信性格决定命运的。连命运都能决定，自然更能决定文风。文如其人，我也只有继续修炼自己这条道可走罢了。只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对改造人性这件伟业持悲观态度，首先因为深知改造这恼人的自我有多难。实在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何况，我疑心有朝一日真修炼上去了，达到了那温敦中庸和气内敛的大境界，我怕不仅无文风可言，连文章也不必作了。

其实，这回结集，经过编辑——细心检点，已拿掉了一批不宜收入的篇什，那倒的确不只是为了我这成问题的性格与文风。余下的这个目录，也经了删节。事过境迁，有些时事性较强的通讯文字，自己就觉得意思不大。承蒙编辑好意，认为如同老照片，仍然值得留在书里作个记录。那些美国生活随笔，原本是广播稿，我想最好听着像闲聊，用平实的大白话念出来，才不至

● 说东道西

造作。又有时间字数限制，聊上几句就打住，结果往往浅尝辄止。也罢，美国这么大一个题目，反正怎么谈也谈不完。无法穷尽的事情，非要谈完谈透，岂不成了狂妄？不如闲聊。

不过，随着年纪阅历不断增长，回头看某些旧作总不免暗叫惭愧：那是我写的吗？凡遇到此种情形，也没什么好说的，认帐。然后对自己许诺：老老实实继续学习，下本书一定写得更好些。

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刘汉生。借用我四岁的女儿 Siri 近来爱说的一句话：“妈妈，你真棒。”

二〇〇〇年十月 香港

正襟危坐说《废都》

八月在意大利开会，听两位北京来的作家讲，大陆最近有《废都》热。男作家说：看得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女作家说：看了半截看不下去了，那个男性性心理，腻味死你！听得我好奇心大起，借过他们手里的一本《十月》看。会间断续看掉小半本，果然味儿大，而且挥之不去。

会上有位汉学家朋友，每每扬言要研究中国的颓废文化，我便给他通风报信，说大陆新出了一本颓废小说。他听得两眼发光，要过去急急读了几段，连说：妙，妙！表示要尽快找来细读。我突然记起这朋友平素所好：马勒第六、施蛰存、邵洵美、布拉格之春。糟糕，多半是误会！赶紧提醒他：颓废是颓废，可是土颓土颓的！

回到芝加哥，撞见一个刚从大陆回来的熟人，居然手里也捏一本《废都》。这位是做生意的，肥头大耳，向来看黄片积极。我问他：是不是很过瘾？他倒正色起来：有什么呀，比《金瓶梅》差远了！不过，写世态人情写得深刻，现在的大陆社会，就是这么回事！

这回借了书来，终于彻底读完。

贾平凹的东西我看得少，只知道是陕西农民出身，向有严肃作家的名，在严肃作家里，又有淳朴的名，作家中因而

有叫他“平娃”的。印象中，笔下的商州农民不是土得掉渣儿，就是水做的人儿，在乡间土路上一尘不染地走着，有些小奸小坏，也都并不阴暗。又知道他算“寻根”一族里的。自然，那时风气不同，并没有寻到“尘根”上去的。

这《废都》却看得人有些心惊。一水儿的县城流氓、省城遗老，一杆子的男盗女娼、名流野客、贪官污吏，一街的死猫烂狗、乌烟瘴气，又还有用黄汤儿淫水儿涸出来的一片桃花坞。

这么一本书热成这样，有意思。《废都》的包装、烘炒，证明大陆商业出版、发行、推销术又上了一层台阶。但最有说头的，恐怕还是作品本身和引起的反应。

反应是炸了锅。有人觉得它老气横秋、空虚无聊，有人说是春秋笔法，是当下人欲横流的大陆社会的一面照妖镜。淑女们为性描写的猥亵下流而愤怒，女性主义者为大老爷们小贱胎的陈腐观念而震惊。通达的说它是大陆文化多元局面下的一绝，感伤的说是大陆书生末路的悲歌；有人为那一串串卖关子的床上戏“天窗”而想入非非，还有人读出了大量的政治影射……把所有这些搅拌到一起，这书的味道也就出来了——拌香椿还是煎臭豆腐？香还是臭？就看你好的是什么了。

又有真假之争。有人认为是真诚的心路历程，有人指出是貌似高尚深沉实为腐朽媚俗，还有慈悲心肠的人说：贾平凹是因为父亡、母病、妻离，实在给逼急了，有股子邪气（用贾的话讲该叫“秽物”）堵在那里需要撒出来。言下之意：撒出来

就好了。贾自己则声明：情节纯属虚构，惟有心灵真诚，云云。

议论纷纷，是因为这小说包容的东西芜杂，刺激出来的反应自然矛盾。硬打硬冲的黄书，只知捏人的一根筋。《废都》要高明、花哨得多：老的，野的，土的，三教九流，左道旁门，五味杂陈。再加上文字流畅，时有猥亵的风趣、出奇的笔触，煞是好看。不管是否投你口味，这书写得有才气，好歹算一绝。

真假的争辩却属多余。写小说，故事、情节、人物，都能编造；编造多少无关紧要。最难编造的是作者的趣味视角，或者说作品的气味。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小说挺真实，贾平凹挺老实。在太多人动不动就崇高、就道德起来的大陆文坛，能这么不遮羞处，不易。

但这一老实，内囊也尽上来了。这贾平凹原来是写脏写压抑的好手！因为压抑，就变态，就不是那种黑得透亮的脏，也不是那种黄得透明的脏，是那种脏兮兮、污突突、软逼逼的脏，像一块揩过浓鼻涕、掖在裤兜里一直捂着的旧手绢，上面竟又绣满了沉沉的花。这种脏，文雅一点该叫“腌臢”吧。大陆文坛擅写“腌臢”的，至少还有一个残雪。也是把脏写得艺术兮兮，神神鬼鬼，入木三分。但残雪用现代主义手法，把腌臢推到极至，抽象化脸谱化，弄成了象征的鬼殿。贾平凹仿的是《红楼梦》、《金瓶梅》，走写实白描，家常里短。残雪是冷处理，对脏之为脏没有幻觉。贾平凹则在腌臢里一咏三叹，有

抚痴而玩的情怀。

《废都》写色情，比一般当代小说大胆，却算不上优秀。无关乎那些性交“天窗”是空是满，主要是色有余而情不足。色又限于女色。囿于男性视角，从头到尾，只见渲染一个个女的如何玉体横陈、搔首弄姿，屁股如何脚丫如何，那些男的一概面目模糊。除了矮、瘦、头发乱，你连男主角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提他是否鸡胸、牙齿是黄是白了。这种单向的、性幻想式的叙述，又带着十分典型的老派文人口味，采用的也是旧小说里用滥了的语言。全书写得最生动的中心人物庄之蝶，又是一位老范儿小男人。自恋、自私、胆怯，表面上清高，骨子里猥亵。因为弱，特别需要女人来证明他强。这种性格给整个风月场定了调。

围绕他，点染出几个小女人。品种分别有：小娼妇唐宛儿、小骚精柳月、小烈女阿灿。这些女的性情、身价略有不同，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作者让这些小女子一见庄之蝶，就情不自禁地涌上为名作家献身的激情，能蒙他赏识爱怜是她们一生最大的幸福，跟他一性交她们的心灵就升华（虽然这些势利眼的小贱货心灵到底在哪儿谁也不清楚），并一再证明他“那裤子里的东西是特号的”。连只打了一个照面的小妓女，也眼明心亮，立刻巴巴儿地渴望免费献身。没献身的女人有是有，可惜都不大正常：汪夫人是淑女型的，非等来世不可；景雪荫是女强人型的，端着架子。最可恨的是糟糠之妻牛月清，献身老献不到地方。